

上海大学——

党成立初期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

□ 张谷泉



1924—1925年 上海大学西摩路校舍

上海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创办并由我们党实际领导的一所高等学府。在4年多的办学过程中，上海大学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 my 党的早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共产党人成为中坚力量

上海大学于1922年10月成立，校长于右任。1923年4月，李大钊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主要负责整个学校的校务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开始接办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设校董会。据有关档案等史料记载，孙中山曾为名誉校董，蔡元培、章太炎等20余人到校董，邓中夏任校董事会秘书。

上海大学成立3个系和1个部：社会学系，主任为瞿秋白；中国文学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文学系，主任为何世桢；中学部，主任为陈德微，陈还兼任图书馆主任。

上海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知名学者和社会贤达，如俞平伯、郑振铎、叶圣陶、曹聚仁、朱自清、丰子恺等；但师资的主体部分，由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和党员组成。他们当中有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沈泽民、任弼时、张太雷、萧楚女、沈雁冰、蒋光慈、李汉俊等。他们很快成为上海大学教学的中坚力量。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大学组成立。1925年2月，中共上海大学支部成立。1926年3月，成立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直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

在上海大学创办过程中，中共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直接参与，或以不同方式予以支持和评价。李大钊除推荐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主持校务，还曾任经济系主任，多次到校演讲。陈独秀曾请陈望道组织负责上海大学的工作。1924年10月10日，国民党右派制造了杀害上海大学学生的“黄仁事件”。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恶行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记载：1924年3月20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讨论在上海大学设立“现代政治班”问题。该“年谱”中卷还有记载：1939年3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宣传和传播马列主义

上海大学除开设各种基础科学知识课程外，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通过课堂讲授、演讲、出版教材、办刊物、发表文章等多种形式，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武装党员干部和学生，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道理，使上海大学成为学习、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

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主学科。瞿秋白是社会学系的第一任主任。他主讲“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还专门讲解过《共产党宣言》。蔡和森主讲“社会进化史”，讲课时引证了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张太雷主讲“政治学”和“政治学史”，翻译并在报刊上宣传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有关内容。恽代英主讲“现代政治”和“国际问题”。安体诚主讲“现代经济学”。李季主讲“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瞿秋白等人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不仅社会学系，其他系甚至校外学生也来听课，再大的教室也总是挤得满满的。

上海大学成立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会，学校举办的讲座、演讲活动层次高、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李大钊曾以《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概论》《劳动问题概论》等为题，先后5次到上海大学演讲，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由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联合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洋大学等学校，在上海大学举办“上海夏令讲学会”，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作的系列演讲，从不同角度宣传阐述马列主义理论。

上海大学的教师在党团中央机关刊物撰稿，发表大量论文和译述。任

弼时在《中国青年》上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大量刊登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李汉俊、张闻天、方志敏等人的文章和译文。上海大学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和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讲稿讲义，以不同方式出版发行，既是学习社会学的教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影响。

上海大学办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在校内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回答解释当时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道路等现实问题，教育启发党员和青年学生提高觉悟，确立革命志向，坚定信仰。上海大学特别强调，让同学们读的书，把读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他们鄙弃那些在讲台上高谈空论的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学生。提倡师生之间以诚相见，共同勤奋研读，热烈讨论问题，相互启发、相互促进，使整个学校教育方式具有活生生的动力。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要服从党和革命的需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师生中有些人到工人群众中去举办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有些人到城市居民和农村中宣讲，有些人在街头讲演、散发传单等等，把自己的革命热情和学到的革命理论传播到工农群众中去，起到宣传、唤起和组织民众的作用。上海大学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到一些省份的地区和有关革命团体，参与和帮助创建基层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播撒革命火种，为巩固党的基础、壮大革命力量和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投身革命斗争洪流

上海大学在培养领导干部和理论

骨干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聚集和输送人才。校领导和热血师生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上海大学曾是黄埔军校的秘密报名招生与考试点。上海大学学生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的为数甚多。在黄埔军校的教师队伍中，有一批来自上海大学的师生，包括张秋人、恽代英、萧楚女、阳翰笙等。上海大学的3位教授瞿秋白、李达、郭沫若，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文一武，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在当年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赢得了“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社会赞誉。

上海大学师生在任教和学习期间，经组织安排，被选送到苏联学习。他们主要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赴苏联学习的人员中有关向应、张仲实、蔡和森、张琴秋、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等，共30多人。安排上海大学师生赴苏学习，是我们党领导的一项重要革命活动，是为中国革命的长远斗争和发展培养人才。

上海大学同学，在上海历次大规模反帝、反军阀运动中，总是站在前列。1925年由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大学进步师生是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这场运动的先锋队和生力军。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平日常刻苦求学和为革命奔波，胸中装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关键时刻，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上海大学何秉彝等人在五卅惨案中喋血街头，震惊中外！陈望道曾在回忆录中称：上海大学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3日，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军白崇禧部强行武力查封占领。上海大学这所革命的学校，从1922年10月成立，在4年多的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过程中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目前可以统计入册的，像何秉彝、李硕勋这样的英烈就有89位。还有大批人才，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人民军队以及各方面的领导人，为革命事业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红色记忆

筷子是中国人主要的用餐工具。筷子又称“箸”，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独特符号，也是华夏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

筷子的起源与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农耕生产有关，陶烹、熟食的普遍，为箸的产生和使用提供了契机。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称出土的42件骨箸，为6600年至55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之物。陕西临潼姜寨（6400年至60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7000年）等遗址的出土物，也证明早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箸已作为我们祖先的进食用具。战国末期韩非的《韩非子·喻老》为最早提到箸在中国使用年代的典籍，“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铜，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蓂菹藿”。西汉贾谊《新书·连语》中有“纣损天下，自象箸始”的评论。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人使用筷子的习惯已有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饮食方式的一大特色。

“箸”这个名称，始于先秦。现在能考查到的“箸”字，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诅楚文》刻石中，“箸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箸”后世被写为“櫡”“筯”“桼”“筴”“挾提”等，最迟在明代被改称为“筷子”。究其原因，源于“箸”的读音近于“住”“滞”“堵”，为有些行业的人所忌讳，于是为讨“口吉”，反其意而改称为“快”，加上“竹”头，便成为书面文字的“筷”。而今人们多称筷子，但仍有人称之为“箸”或“筯”。事实上，从明、清、民国至今，箸、筯、筷子、筷儿同时共用，此现象已延续六七百年之久。

与刀、叉不同的是，筷子制作材料既可以是普通的竹、木、塑料，也可以是名贵的金银、玉石、象牙。在“美食不如美器”审美观的影响下，人们还创造出一些表现力丰富、造型各异的工艺美术箸，集雕镂、镶嵌、烙、印、诗、书、画于一体，品种繁多，被列入我国艺术瑰宝之林，以惊人的独创丰富了我国的箸文化。

筷子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两根细小细棒，却始终在使用上扮演着不同角色。除了作为进食工具外，可用于祭祀、婚礼、保健、防身等，还可用作发誓，当作击打乐器、度量衡工具使用。筷子成为餐桌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进餐过程中，可以用来拨、挑、夹、拌等，与饭碗成为“最佳搭档”，便于人们品尝食物；还可以牵动手指、手腕、手臂直至肩膀等部位的关节和肌肉，有助于训练手的灵活性和智力发展。

筷子的设计理念、使用方式等，蕴含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宇宙和哲学的思考和智慧。筷子标准长度为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筷子谐音“快”，寓意“快快乐乐，快乐一辈子”。筷子粗中有细，展示灵活应变的生活智慧。筷子形状一头圆一方，体现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筷子夹菜不仅是两根同时动，还要讲究配合与协调才能夹得稳，将筷子称为“一双”而非“两根”，体现太极和阴阳的理念……筷子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人对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解，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

作为东方礼仪之邦，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餐桌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缩影。《礼记·内则》中就有“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之说，当孩子长到能自己进食时，要教他用右手执箸。至于为什么要用右手执箸，可能与周时进食礼仪有关。《礼记·曲礼》载：“凡进食之礼，左



轂右截，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另外人们还从筷子的读音、形态、材质等方面赋予其象征意义，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婚嫁喜庆、丧事活动、生老病死等各个环节，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些用筷禁忌乃至民间信仰。

历经几千年打磨、历练及演变的筷子，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成为其吟咏的对象。“矢束形何短，筹分色尽红。骈头斯效力，失偶竟何功。比数槃盂侧，经营指掌中。蒸豚挑项脔，汤饼拌油葱。正使遭馋口，何尝废直躬。上前如许借，犹足沃渊衷。”金代周地在《箸诗》中通过描摹筷子的形状、功用、内质，借以表达自己身为臣子的正直和忠诚。“殷勤同竹箸，甘苦尔先尝。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明代程良规在《咏竹箸》中热情讴歌筷子为他人奉献的精神。“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清代袁枚通过《箸》一诗，以双关修辞借筷子讽刺当时的社会。“莫道箸簪小，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尽在双筷间。”当代学者冯骥才的《咏箸》，不仅指出筷子的用途，还点出了筷子背后隐藏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对于接触到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而言，筷子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印象。一位法国作家称，筷子作为餐具具有一种母性的温柔，它“不切、不抓、不毁、不穿……像是在移动一个婴儿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恰如其分的谨慎温柔动作”。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诗词书画，也在一饮一啄、一杯一箸间。筷子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独特的东方文化史，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蕴含着中国人的哲学与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宝贵遗产的内容，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



苏州吴江的平望，位于古运河畔，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被誉为运河上的一颗耀眼“明珠”。京杭大运河在这里分成三汉（江南运河、太湖、顿塘河），三个方向深入浙江三个富庶之地——湖州、嘉兴、杭州。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古代，平望就像江苏的南大门，江南各路的好物、四面八方的风情汇集于此，成就了平望京杭大集非同凡响的繁华。这座被运河包围且滋养起来的小镇，自然成为著名的商业码头和客运基地。

那天，在细雨蒙蒙中我们取道平望。细雨中的平望，远离尘嚣，静谧而美丽。下车来到一处凉亭中往东远眺，只见雨水打在河面上泛起一圈圈涟漪，氤氲的水汽在空中弥漫，有座石桥映入眼帘，它就是建于唐代的安德桥。当年，书法家颜真卿在游览平望后，欣然留下诗句“登桥试长望，望极与天平”。桥下的河叫顿塘。顿塘河从湖州流到平望，汇入运河。唐代张祜有诗云：“一派吴兴水，西来



品读平望

□ 徐新

此驿分。”

我们首先来到司前街，这是一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老街，紧靠大运河和顿塘河。司前街东西走向，整条街由石板铺成，全长108米，宽不到3米。民居临水构筑，基本是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建筑风格，有石库门、栅板门、雀宿檐门等式样。这里曾经是明清时期平望最为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沿街建有著名的霁月楼和问莺馆等茶肆酒业，可谓“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如今，司前街仍保留了清末民初江南水乡建筑风貌和传统的民风

习俗。交错的弄堂里，依然有不少人居住。一间间古宅里，雕花栏杆，落地长窗，斑驳的墙面，都能让人感受到厚重的古风。

杨万里的《夜泊平望》曰：“一色河边卖酒家，於中酒客一家多。”明人史鉴《平望送邵用明还鄞》云“酒旗招客临官道，河水流逝过断桥”，可见当时河岸上到处是酒楼，一派酒旗招展热闹迎客的景象。司前街上有群乐旅社旧址，旅社建于1926年，也有近百年的历史，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该建筑共三层，从外

面看并不出众，但走进里面，就发现别有洞天。中间是天井，房子列于天井四周，木质的地板和楼梯、镶嵌在房屋上方的玻璃穹顶，都依稀可见旅社当年的“盛况”。

安德桥头有三幢清水墙砌建筑，那就是平望老粮仓，它矗立于风景秀丽的运河畔，无声地叙述着前尘往事，这里曾经是平望水运粮食中转仓库，也是古时客商云集之处。大粮仓，曾经见证了昔日平望作为古运河上重要古镇的繁华。粮仓的墙面上，还装饰着许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怀

旧物件，如凤凰牌自行车、旧电视机、红双喜搪瓷盆等，时光流转，老粮仓还镌刻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如今，老粮仓一部分改造成美食空间，集结了平望特色食物，传承着百年“江南味道”。书法、美术、灯谜、古玩等各式展览在粮仓不断呈现，江南韵、小镇味、现代风，在这里交织共鸣。

“天光水色，一望皆平。”踩着脚下沧桑的石板台阶登上安德桥，河岸两侧，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远处，小桥流水人家，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相互辉映，形成了一

幅独特的美景。据说当年“明将常遇春击败张士诚，毁平望土城为镇”，听着朋友的介绍，遥望着烟雨朦胧的河面，我的耳边隐隐传来金戈铁马的铿锵之声……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隔阂，与那些历史人物和故事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行止随缘著，江山到处新。”众河汇集，烟火平望，千年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建筑风格，平望古镇宛如一幅绝美的水墨画，处处彰显着“最江南”的运河风韵。古城保护专家说：平望是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中，传统运河空间尺度保存最好、城镇与运河空间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座。在这座运河边的小镇上，随着奔腾的运河之水，老时光与现代化相逢相融，一个全新的平望已款款走来。

